

足本
曾南豐全集

大
印
行

重編曾南豐全集序

文以載道，道固賴文以傳也。不然，則空言而已，何文之與有哉？六經三史開於前，漢唐諸儒承於後，照鑠千古，炳炳然不可磨也。

五季之亂極矣！宋襲其弊，猶唐之于六朝。方是時，操觚之家，惟以刻鏤相尙，而不知其卑陋；故流靡而不反，萎荏而不振。于是歐陽氏挺然而出，師法昌黎，矯然以古文爲倡；復得南豐曾氏，臨川王氏，眉山三蘇氏以繼之；然後宋氏之文丕變，駸駸乎方駕於漢唐而無不及。

顧南豐曾氏之文，粹然以醇，一以道德教化爲本，經術爲歸；蓋彬彬然儒者之文也。而於宋氏理學未興之際，獨能以紹明聖學爲任，則後之濂洛諸儒，未始非曾氏有以啓之；是其所立，固幾於道矣。抑吾聞之，太羹元酒，不假於味，而味之至者，必推太羹元酒；然則南豐曾氏之文，其猶是歟？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沈卓然序於海上之含英館

序

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。異時齒髮壯，志氣銳，其文章之標鰲奔放，雄渾瓌偉，若三軍之朝氣，猛獸之挾怒，江湖之波濤，煙雲之姿狀，一何奇也？方是時，先生自負，要似劉向，不知韓愈爲何如爾？中間久外徙，世頗謂偃蹇不偶，一時後生輩鋒出，先生泊如也。晚還朝廷，天下望用其學，而屬新官制，遂掌書命，於是更置百官，舊舍人無在者，已試卽入院，方除目填委，占紙肆書，初若不經意，午漏盡，授草院吏，上馬去。凡除郎御史數十人，所以本法意，原職守，而爲之訓敕者，人人不同，咸有新趣，而衍裕雅重，自成一家。余時亦爲尙書郎，掌付制吏部，一時得盡觀，始知先生之學，雖老不衰，而大手筆，自過人也。嗚呼！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，要之名與天壤相倣，不可誣也。容有得其新舊所著而裒錄之者，余因書其篇首云。

宋元豐八年三月朔日，三槐王震書。

序

昔濂溪周子曰：「文以載道也，不深于道，而文焉藝爲而已。聖賢者，深于道者也。六經之文，所以載道也；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極，爲萬世開太平也。必如是而後可以謂之文焉。第以文辭爲能，而不深于道，雖奔放如遷固，高古如柳韓，沈着縱肆如歐蘇，亦不免周子藝焉之譏，尙得謂之文哉？昔南豐曾先生之文，其庶幾于道者與？」

先生諱鞏，字子固，魯國宗聖公之裔，遠祖徙吾江右之南豐邑。先生生而警敏，讀書過目輒成，謂年十二，卽能文，日草數千言，多驚人語。甫冠，遊太學，歐陽并齋一見其文，卽大奇之。登嘉祐進士第，歷官外郡居多，最後始擢中書舍人，不踰年，丁內艱以卒。所至文章政事，卓卓爲人所傳誦欣慕，惜時不能大用，而徒昌其文。

先生之文，雖未始六經之襲，而未嘗不與六經合也。善乎宋潛溪評先生之文，謂「如姬孔之徒，復出于今世，信口所談，無非三代禮樂。」此可謂知先生之深者。彼三

曾南豐全集序

軍朝氣，猛獸江湖，煙雲譬者，尙得謂之知先生哉？先生所著文，有元豐類稿五十卷，已板行于世。屬者南靖楊君參來令南豐，乃先生故邑，因求全集，正其訛漏，將鏤梓以廣其傳，乃介教諭句容王鐸，求余文以引其端。

於戲！一夔何敢序先生文哉？昔歐陽公作五代史，陳師錫序之，而半山謂焉；以一夔而序先生之文，其蹈師錫之誚必矣。一夔何敢序先生文哉？雖然，師錫之序五代史，固不能免半山之誚，師錫之名，亦藉是以有聞于今日；先生文在天地間，如景星，如慶雲，如麒麟芝草，而天下之人爭覩之者，唯恐或後，一夔之名，誠得藉之以有聞于後世，亦何幸與？爲是不拒其請，而僭序之首簡。成化六年，庚寅年，冬十月望日。賜進士及第，奉訓大夫，左春坊，左諭德，經筵講官，兼脩國史，後學豫章王一夔序。

序

南豐先生之敍王子直文，其言以道德同，風俗一爲盛，由當理故無二，由不當理故二。後之評贊者，亡慮十百，其不知者，風影形似，知之者，厝言無當，蔓衍而反蓋厥指；讀者輒病。敍南豐曾氏者，孰興其自敍文甚確也？故今揭而論敍。

大曾氏之文，蓋庶幾乎孔門之文章也。中庸曰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」孔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辭，喜怒哀樂之成章也；達，達其由中出也；辭達而道達也。故通之天地萬物，無二也。曾氏當理故無二，以此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，自七十子喪，而微言絕，其可得而聞者，卑弱者溺近，敲邪者荒遠，百家舛錯，如亡羊迷珠，即可得而聞者猶然，况不可得而聞者乎？

漢興，庶幾乎道者，得董仲舒，論政則明教化而重禮樂，論學則崇道誼而黜功利；而其指曰：「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變則道亦不變。」天卽天命之中道，惟達故不

變也，當理無二非歟？諸不在六藝之科，孔氏之術者，請絕勿進，非德同俗一歟？是孔門文章之支流也。

由漢而宋數百年，而後得南豐曾氏，反約以闡其指，詳整以明其法，敍戰國策言，道以立本，法以適變，敍聽琴，詳五禮六樂，其用至子養才德，合天地而後已。錫州學記，則詳次大學，誠正脩身，而本之致知，新序之作，又深明學有統，道有歸，而斥衆說，大較以德同俗一，當理無二爲旨趣。蓋二子者之文章，可謂至正矣。

夫董仲舒之明一統，學海者也；仲尼日月也，水則海也，南豐子亦水之江漢乎？海之支委者，星之斗乎？是借日之光也。是故偏全者智識，醇駁者造詣，其辭指一也，未見大原之嘆，非文王孔子之文之評，則所謂道德禮樂教化者，皆非歟？噫！諒哉難矣！廉非敢以鄉曲後生，與知公文事，而深有慨于知之者難也。

隆慶五年辛未，八月之吉，南豐後學邵廉謹題。

文章非小技也，三代而下，惟漢近古，唐惟昌黎柳州能復古，繼是弊矣。宋興，文治一新，滌凡革腐，幾與三代同風，而士以文鳴者稱之。嘉祐中，歐陽文忠公以古道倡，南豐之曾、眉山之蘇，胥起而應。眉山父子兄弟，稽千載治亂成敗得失之變，參以當世之務，機圓而通，詞暢而逸，言之有輔於世，美矣。然求其淵源聖賢，表裏經術，未有若吾南豐先生之醇乎其醇者也。先生初登文忠公之門，其說曰：「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，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。」又曰：「趨理不避榮辱利害，相與爭先王之教于衰滅之中。」則先生之學，非角聲名競利祿之學矣。韓子所謂「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。」故溢而爲文，辭嚴義正，不詭不同。援孔孟之是，斷戰國策士之非，舉典謨之得，正司馬遷以下諸史之失，如針指南，如藥伐病，言語之工云乎哉？蓋眉山父子兄弟文之奇，南豐先生文之正，奇者如天馬，如雲龍，恍惚變態；而正者金之精，玉之良，凡物莫能加也。帛

之暖，粟之飽，不可一日無，而人莫知其功也；以斯文，明斯道，淑斯人，古所謂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，先生之文，直與三代同風也。予昔竊祿中秘，偶當陞對，嘗述先生之文之道，請賜諡以光往哲，以範後學，清朝旣以文定易名，又爲祠以崇仰望，邑之士請書其本末，遂不敢辭。寶祐四年正月望日，參知政事陳宗禮譔。

序說

廬陵歐陽氏曰：「曾子固之學，其大者固已魁壘，而其小者亦足以中尺度也。」

朱子曰：「嘉禾冠時，讀南豐先生之文，愛其詞嚴而理正，居嘗誦習，以爲人之爲言，必當如此，乃爲非苟作者；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『自此劉向，不知視韓愈爲何如』者，竊有惑焉。」

又曰：「南豐先生擬制內有數篇，雖雜之三代，諱命中亦無媿。祕閣諸序好，宜黃筠州二學記好，說得古人教學意出，范質之奏議集序，氣脈渾厚，說得仁宗好。」

程氏曰：「朱子大學或問等文字，皆用南豐體。」

千峰陳氏曰：「嘉祐中，歐陽文忠公以古道倡，南豐之曾，眉山之蘇，胥起而應。眉山父子兄弟，稽千載治亂成敗得失之變，參以當世之務，機圓而通，詞暢而逸，言言有補於世美矣。然求其淵源聖賢，表裏經術，未有若吾南豐先生之醇乎醇者也。」

臨川吳氏曰：「南豐先生之學，在孟學不傳之後，程學未顯之前；而其言真詳切實，體用兼該，間有漢唐諸儒不得而聞者。」

邵菴虞氏曰：「南豐先生之學，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，求聖賢之遺言，帝王之成法，於六經之中，沛然而有餘，淵然而莫測，赫然爲時儒宗，其文章深追古作，君子猶特以爲其一事云。」

潛溪宋氏曰：「南豐信口所談，無非三代禮樂。」

西涯李氏曰：「文定公論學，則自持心養性，至於服器動作之間，無有弗悉；論治，則自道德風俗之大，極於錢穀獄訟，百凡之細，無有弗備，皆合於古帝王之道與治。」

宋史本傳

曾鞏，字子固，南豐人。幼警敏，能文，甫冠，名聞四方。登嘉祐二年進士第，歷集賢校理，爲實錄檢討官。出通判越州，知齊襄洪三州，皆有異政，加直龍圖閣。知福州，福無職田，歲鬻園蔬，自入常三四十萬，鞏謂太守不宜與民爭利，罷之。後至者亦不復取也。徙明毫滄三州，鞏久外徙，世頗謂偃蹇不偶，一時後生輩鋒出，鞏視之泊如也。過闕，神宗召見，勞問甚寵，留判三班院，疏議經費，以節用爲理財之要，帝稱善。帝欲合纂朝國史爲一書，加鞏史館脩撰，專典不以大臣監總，旣而不克成，會官制行，拜中書舍人，尋掌延安郡王篆，居母憂卒，年六十五。

鞏性孝友，父亡，奉繼母益至，撫四弟九妹，于委廢單弱中，宦學婚嫁，一出其力，爲文章，上下馳騁，本原六經，斟酌于司馬遷韓愈，時鮮能過也。少與王安石游，安石聲譽未振，鞏導之於歐陽脩，及安石得志，遂與之異，神宗嘗問「安石何如人？」對曰：「安石文學行義，不減揚雄，以客故不及。」帝曰：「安石輕富貴，何客也？」曰：「勇於有爲，客於改過耳。」呂公著嘗告神宗，以「鞏行義不如政事，政事不如文章」，故不大用云。

曾南豐年譜序

陳直齋書錄解題謂：「南豐集有年譜。」今通行元豐類稿五十卷本無之，豈佚在續稿外集中耶？丁丑初夏，遂更作一年譜，與歐陽公年譜同爲補闕。文定文章，前人論之詳，不必說矣。獨生平受誣有二事：一則史載「曾公亮對神宗言：『曾某行義不如政事，政事不如文章。』以是不大用。」此元祐克托等過采譏語以入史，非事實也。今攷其居家孝友，四弟九妹，教養婚嫁，獨力經營，其交友朋，虛懷下人，勸善規過，行義如何？當官戢盜，剔弊廉公，有威嚴而不苛，庶務修舉，政事又如何？舍實蹟而徇虛誣，此史官之失也。一則溫公日錄謂：「公父坐賊，編管英州，因死焉，乃不奔喪，爲鄉論所貶。」王介甫作辨曾子以解之。又好依漕勢以陵州，依州以陵縣，依縣以陵民。」說來子固不成人品。今攷公父爲錢仙芝所誣，失官歸耳，非坐賊，亦未編管英州。介甫亦並無辨曾子文。其卒在南京，杜祁公爲之經紀，子固亦在側。有介甫博士墓誌，子固謝杜相公啓可覈。乃橫造無根語，誣死者，惑後人一端如此，他可類推。此等書直可燒燬，名臣言行錄亦載之，不可解。原亦註明溫公傳聞之誤，既知誤矣，何爲載之？嗟乎！此幸有實證，可以辨白，脫無冊可稽，一任污蔑，著書如此，誠何心乎？歐公集存文多，又寓編年

於分體，易檢校，故不記文字年月之目。曾集存文少，編次復凌雜，故於文字略攷年以係目。既有目矣，前人有評論此文字，卽小字記於下。是蓋因事爲體，初無成例。總期於先哲有發明，來學有裨益而已。

光緒三年丁丑四月一日，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書於臺陽海東書院。

據陳伯玉書錄解題，南豐集年譜，朱名所輯，想宋刻有之。而建昌府志，又有朱子南豐年譜序一篇，又書後一篇，糾譜載熙寧時舉陳師道爲檢討之謬。攷朱子集，此二篇文字皆未見，豈佚之耶？抑依託耶？閱藏元豐類稿，乃長洲顧氏刻本，實無年譜，或因其多誤而去之，不可攷矣。姑存此譜，以俟訪得舊譜質證。

後攷四庫全書提要著錄，亦是長洲顧刻，稱年譜已佚，則茲譜良不可不作矣。又元南豐劉起潛隱居通議論曾文，猶及見元豐續稿四十卷，年譜亦存，並載朱子年譜序及序後二篇，知建昌府志所載二篇，卽從此出。但稱丹陽朱熹，丹陽字極可疑。朱子文集又未載，恐依託。今仍錄二篇於譜末，備攷。

曾南豐年譜

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編

宋真宗天禧三年己未。

公生。

（此據荆公作公之祖諫議墓誌云：「公歿八年，而博士子章生。」）

公，曾氏。

諱肇，字子固，建昌軍南豐人。

其先，齊人，後世遷豫章，因家焉。四世祖延鐸，始爲建昌軍南豐人。祖致堯，字正臣。

中進士第，官至尚書戶部郎中，贈右諫議大夫。考易占，字不疑，中進士第，官大常博士，贈光祿卿。母周氏，豫章

郡太君吳氏，文城縣太君朱氏，仁壽郡太君兄弟六人，最章。卒，布肇（畢）周出，章卒，吳出，布肇，朱出。）

四年庚申，二歲。

五年辛酉，三歲。

乾興元年壬戌，四歲。

仁宗天聖元年癸亥，五歲。

二年甲子，六歲。公父是年進士第。

三年乙丑，七歲。

四年丙寅，八歲。公父爲越州節度推官，常在此一二年間。

五年丁卯，九歲。

六年戊辰，十歲。

七年己巳，十一歲。

八年庚午，十二歲。能文，語已驚人。（誌）日試六論，援筆而成。（狀）

九年辛未，十三歲。

明道元年壬申。十四歲。

二年癸酉。十五歲。

景祐元年甲戌。十六歲。

二年乙亥。十七歲。十六七時，闕六經之旨，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，知好之，銳意欲與之並。（學舍記）

三年丙子。十八歲。十八歲，代父魯公作縣學記，有云「不本之道民成化，而主於辭」，蓋指科目辭章之弊也。語甚有味。（隱居通錄）

四年丁丑。十九歲。

寶元元年戊寅。二十歲。

始冠，游太學。（誌）

二年己卯。二十一歲。

康定元年庚辰。二十二歲。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。（誌）

閱案：歐陽公是年始還朝，復充館閣校勘，公見歐陽公，當在此時。

有上歐陽學士第一書。

慶歷元年辛巳。二十三歲。入太學，居數月歸。（見王君俞哀辭。）有上歐陽第二書。

二年壬午。二十四歲。家撫州，州掾張文叔與其內弟劉伯聲從以學問相磨礱爲事。（見劉伯聲墓誌。）

三年癸未。二十五歲。九月，作分甯雲峰院記。（何義門云：「一篇俱以分甯土俗之不善立論，然但訐其非，

而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，則尙未合於君子忠厚之至也。」）閱案：後段「或曰『使其不汨溺於所學，其歸

一當於義，則傑然眎邑人者，必道常乎』，未敢必也。」何嘗非明道以道之。）禿禿記（黃東發云：「孫齊

竊竊寵教子之事，文老事覈，尤卓然爲諸記之冠；視班馬史筆，殆未知其何如。」何義門云：「仿解光勅趙氏

書當云「書禿禿事」乃合。」上齊工部書（中云「祖母年七十餘」知在此一二年。）

四年甲申二十六歲。有上歐陽舍人書。五月，有上蔡學士書。

閱案：以上二書，皆薦其友王安石。謂王「文甚古，行甚稱文，雖已得科名，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。彼誠自重，不顧知於人，如此人古今不常有，如今時所急，雖常人千萬不害也。」云云。薦寵如此，必有其實，非阿私所好可知。

祖母萬年縣太君黃氏卒，年九十二。（見荆公作曾公夫人黃氏墓誌銘。）

五年乙酉二十七歲。有上歐蔡書（中云「昨者天子既更兩府，復引二公爲諫院」云云，知在此一二年間。）送劉希聲序。

六年丙戌二十八歲。有送趙宏序（黃東發云「謂『平寇在太守而不在兵』前輩謂此文峻潔。」）

送王希序（黃東發云「敘江西游覽之勝，謂見西山最正且盡者，大梵寺之秋風閣。」）建昌軍麻姑山

仙都觀三門記（黃東發云「此記與鵝湖佛院記略同，皆斥異端之無益。」）再與歐陽舍人書（此書

薦王安石同兄弟。）與王介甫第一書（中云「歐陽公賞其文，謂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，勿用造語及

摹擬前人，孟韓文雖高，不必似之也，取其自然耳。」）

七年丁亥二十九歲。醒心亭記（黃東發云「爲歐陽公守滁作，使人灑然醒者也。」）九月，上杜相公

書（黃東發云「勸以天下之材爲天下人用。」）（何義門云「恐祁公尙未足以當此。」）繁昌興造記

上歐陽公謝爲作誌銘書（前歲曾奉父命求歐陽公爲作祖父墓誌銘。）是年，公父卒於南京（荆公

墓誌銘云「博士失官歸，不仕者十二年，復如京師，至南京病卒。」）

閱案：溫公日錄云「子國父死英州，乃不奔喪，爲鄉議所貶。」今覈墓誌，及曾集謝杜相公啓，公父實歿於

南京杜祁公爲之經紀其喪，子固亦在側。死英州及不奔喪之說，橫造謗誣，溫公豈宜有此？此書出於身後，必妄人僞入也。王明清揮麈後錄謂「不疑之死，子固適留京師」亦誤。宋人雜說，不可信者極多。

八年，戊子，三十歲。居父憂。有墨池記。菜園院佛殿記。金山寺水陸堂記。

皇祐元年，己丑，三十一歲。居父憂。是年，葬父與母於南豐之先塋。（見荆公作博士墓誌，及曾夫人墓誌。

）有宜黃縣學記（方望溪云：「觀此等文，可知子固篤於經，頗能窺見先王禮樂教化之意，故朱子愛而仿效之。」）馬軒詩序。送周屯田序（黃東發云：「言古之致事而歸者有養，然今之士不必以動其意。

二年，庚寅，三十二歲。謝杜相公啓。（謝其經紀先人喪事，以至營護歸櫬，當在此既葬服除之後。）

三年，辛卯，三十三歲。

四年，壬辰，三十四歲。

五年，癸巳，三十五歲。兄肇卒於江州，年四十五。（皇祐五年，以進士試於廷，不中，得疾歸，卒於江州。）（見

亡兄誌。）

至和元年，甲午，三十六歲。是年，元配晁夫人來歸，年十八。（參狀碑）有學舍記。先大夫集序。

二年，乙未，三十七歲。有顏魯公祠堂記（黃東發云：「發明魯公功實無餘蘊。」）（何義門云：「此文

零星曲折，亦似王彥章畫像記。」）致杜相公書（中云：「九歲於此，初不敢爲書以進。」則當在此一二

年間，庚寅謝啓別論。）

嘉祐元年，丙申，三十八歲。有與孫司封書。（此書當在此年，以中及祖、袁州。祖以元年知袁州，不久下世故

也。）（黃東發云：「孔宗旦策儻智高必反，及反乃死之，請白其事。」）（何義門云：「反覆馳驟，於作